



喜鹊

谁占了鹊巢？

大家都知道“鸠占鹊巢”这个成语，通常拿它来比喻强占别人的住屋或占据别人的位置。这个成语出自《诗经·召南·鹊巢》：

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。之子于归，百两御之。

维鹊有巢，维鸠方之。之子于归，百两将之。

维鹊有巢，维鸠盈之。之子于归，百两成之。

归，出嫁。两，同“辆”。御，同“迓”，迎接。将，是送的意思。此诗描述婚礼中盛大的迎亲场面，一唱三叹，都以“鹊巢鸠占”起兴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鹊擅为巢，其巢最为完固。鸠性拙不能为巢，或有居鹊之成巢者。”大儒朱熹非常简洁地传达了诗句中的关于鸟类习性的信息。

鹊即喜鹊，这个自古无二说，但这个不善为巢而占了鹊巢的鸠到底是什么鸟？争议又很大。有的说是斑鸠，有的说是布谷鸟，有的说是八哥，也有很多当代研究者认为是红隼、红脚隼之类的小型猛禽。

斑鸠自能为巢，不会占用鹊巢，故可首先排除。布谷鸟（即大杜鹃）具有巢寄生的习性，自己不筑巢，而是把卵偷偷产在其他鸟的巢内，由其他鸟儿作“义亲”代为哺育其子。注意，是“偷偷”，而且是产完卵就飞走，并不是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光明正大地“居之、方之、盈之”。因此，就诗论诗，说这里的鸠是布谷鸟，于理难通。

清代学者马瑞辰认为，诗中的鸠是八哥。其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：“鸛（音同‘渠玉’），今之八哥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‘八哥居鹊巢’。……今以目验，鸛有穴居者，亦有巢居者。其巢居则必居鹊之成巢，盖鸛性拙，不能自为巢也。”他说，亲眼所见，“鸛有穴居者，亦有巢居者”，这说法是对的。八哥喜欢在洞内做窝——我甚至曾亲眼见到它们在路口红绿灯的钢管内为家，有时也会利用喜鹊的旧巢加以整理。喜鹊的巢是由枯枝搭就的球形巢，侧面留孔进出。对于八哥来说，这也相当于一个洞穴，它只要在里面垫上枯草、苇茎、软毛等物，就是一个安乐窝了。

《鹊巢》是“召南”民歌，古之“召南”包括今河南西部、陕西南部及长江中上游一带。尽管八哥在国内主要分布于南方，但在这一带是有分布的。湖南有谚语云：“阿鹊盖大屋，八哥住现窝。”

当代学者更多地倾向于认为，主动侵占鹊巢的，是一些猛禽。我读到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专家胡运彪写的一篇关于“鸠占鹊巢”的文章，他说这里的鸠应该是指隼形目的一些小型猛禽，如红脚隼、红隼、燕隼等。

大家都知道，喜鹊生性强悍，常结伙欺负猛禽，甚至敢于驱赶狗。这么不好惹的主，谁敢霸占它的窝？胡运彪引述专业研究成果称：实际上，绝大多数被占用的喜鹊巢都是往年的旧巢。被占用的巢，新巢只占15%-20%左右，而且侵占新巢的这些鸟的种类在体型上都和喜鹊差不多，有些还要大许多。至于为什么要占用鹊巢，原因其实只有一个：“适合的巢址太少，高大树木和天然树洞

在一些生境中本来就比较少，喜鹊的巢呈球状，通常比较大，而且很坚固，对于其他筑巢技能不佳的鸟类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赐的场所。有现成的不用，傻呀！”

至此，关于“谁占了鹊巢”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其实已经很清楚，一些猛禽，还有八哥，这些鸟儿都完全可能是古代诗人眼中的将鹊巢“居之、方之、盈之”的鸠。



白胸苦恶鸟

谁在沙洲“关关”叫？

《诗经》305篇，开篇就是《关雎》。这首诗连很多孩子都会背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……”我女儿小时候淘气，故意把“参差荇菜”念成“生吃青菜”，一家人都笑痛了肚子。

荇菜为何物，古今无争议，现在的名字还是叫荇菜。这是一种龙胆科的多年生水生植物，生于池塘等平稳水域，春末夏初，开鲜黄色小花，挺立于水面。但至于“雎鸠”是什么鸟，却从未有过一致意见。我已专门写了一篇《雎鸠是个什么鸟》（见《宁波晚报》2016年3月30日A14版），梳理了古今关于雎鸠的各种说法，并根据诗中所描述的生态环境、鸟声、鸟之习性等特点，认为雎鸠可能是白胸苦恶鸟、东方大苇莺。尽管如此，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话想进一步说清楚，因为这不仅事关雎鸠的身份，也同样适用于研究《诗经》中其他鸠的身份，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存在争议的动植物。

两千多年来，关于《诗经》名物研究的著作数不胜数，其研究手段往往涉及古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方面的专业学术能力，这对于我这样的业余人士来说，确实高不可攀。我探究《诗经》中的鸟类，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，就诗论诗，即把相关诗句作为描述某种鸟类的“第一现场”，看诗中提供了多少有助于破解谜题的信息量并合理解读之；二，同时依据各种经典注解，综合各方信息，结合诗意，作出自己的判断；三，当上述第一条与第二条冲突时，优先考虑“就诗论诗”原则。

让我们再回到雎鸠。先来就诗论诗，就像《雎鸠是个什么鸟》一文中所说，就当这是一个依据诗句“打一鸟名”的猜谜游戏。“谜面”告诉我们：雎鸠栖息在黄河的沙洲上，那里适合荇菜生长；雎鸠的求偶叫声近似“关关”，故能让诗人见物起兴，有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之咏叹。应该说，诗句提供的信息量是比较丰富的，有具体的地理位置、伴生的植物等环境信息，也有鸟儿本身的习性描述，根据这些信息，对于一个熟悉鸟类的人来说，判断雎鸠会是什么鸟，本来并不太难。

但令人纠结的是，古代典籍与著名学者们关于雎鸠的解释，几乎都难以符合“就诗论诗”得出的结论。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《尔雅》，其“释鸟”篇中说：“雎鸠，王雎。”晋代郭璞为《尔雅》作注，认为：“雎鸠，王雎，雎类。今江东呼之为鸛，好在江渚山边食鱼。”这里就说得非常明确了，雎鸠，就是鸛，乃善捕鱼之猛禽，现代的鸟类分类系统沿用了此鸟名。此后，雎鸠为鱼鹰，即鸛，成为学术界最主流的观点。但关键问题是，鸛平时几乎不叫，在繁殖期也只是“发出响亮哀怨的哨音”，近乎哭腔，和“关关”求偶和鸣之声实在不搭边。

对于雎鸠，当经典解释与“就诗论诗”的结论明显冲突时，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，雎鸠不是鸛之类的猛禽，而是其他鸟类，详见《雎鸠是个什么鸟》，兹不赘述。

鸠 缠不清的旅程 (上)

张海华
文摄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若有人问我，《诗经》里哪一类鸟最让人头疼？

毫无疑问，回答会是：鸠！

其实我头疼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两千多年来，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为此头疼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争论不休，迄今不止。

《诗经》中出现“鸠”的诗共有5首，依先后顺序，相关内容分别是“关关雎鸠”、“鹊巢鸠占”、“于嗟鸠兮”、“鸛鸠在桑”和“宛彼鸣鸠”。光这里的各种“鸠”，已经让人分辨不清了，更何况还没完，因为《诗经》中还有两首诗都提到了“翩翩者鸛（音同‘追’）”，对这里的“鸛”，学者们通常注为“斑鸠”，于是又和“鸠”勾搭上了……

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一段“‘鸠’缠不清”的旅程吧！

总第6469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